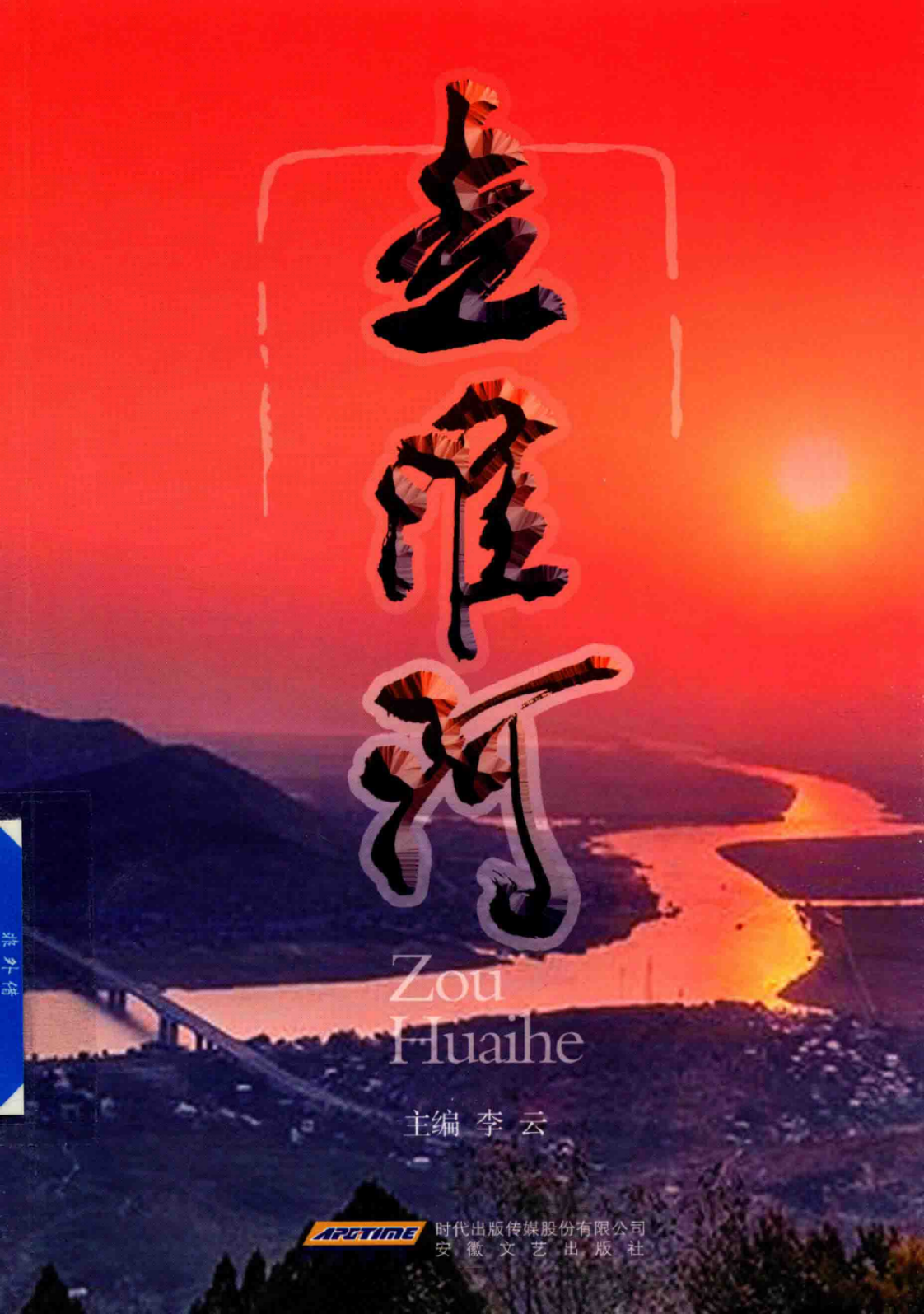




淮河

Zou
Huaihe

主编 李云

APERTURE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走 | Zou
Huaihe

主编 李云

淮河

APCTIME
时代出版

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
安徽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走淮河/李云主编. —合肥: 安徽文艺出版社, 2018. 4
ISBN 978-7-5396-5319-8

I. ①走… II. ①李… III. ①散文集—中国—当代
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051538 号

出 版 人: 朱寒冬

责任编辑: 周 康

装帧设计: 丁 明

出版发行: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www.press-mart.com

安徽文艺出版社 www.awpub.com

地 址: 合肥市翡翠路 1118 号 邮政编码: 230071

营 销 部: (0551) 63533889

印 制: 合肥创新印务有限公司 (0551) 64456946

开本: 700×1000 1/16 印张: 17.75 字数: 300 千字

版次: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定价: 42.00 元

(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 影响阅读,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编委会

名 誉 主 编:许 辉

名誉副主编:潘小平 李平易 孙志保

主 编:李 云

编委会成员:李 云 陈斌先 程保平 徐 红

余同友 祝 越 潘霁野 黄荣静

编 前 语

丁酉夏月,中原大地、淮河两岸正是酷热时节,然而有这样一群人,他们追随着一条大河的运动轨迹,攀高山,涉沼泽,过湖泊,走田间,一路行走,一路思索,一路记录。这,便是安徽省作家协会 2017 年组织的“安徽作家千里走淮河”大型采访创作活动。

在中国历史上的“四渎”中,淮河是一条最具个性、最具复杂性,也最具命运感的大河。它虽然全长只有千余公里,却是中国河流分支最多、流域人口密度最大的河流。淮河并非居于中国地理版图的南北之中,它却牵手秦岭,成为中国南北地理分界线;淮河的一河两岸,不仅盛产小麦、大豆,更盛产老子、庄子、管子等先贤大哲,他们中的每一位都深深影响了中华文明的发展进程。然而,曾经“钟鼓铿锵,淮水汤汤”的淮河,却由于黄河夺淮及其独特地形影响,一到汛期,两岸千里沃野顿成泽国,从此,一部淮河史,成了一部淮河人的灾难史,也是一部淮河人治淮水的奋斗史。伴随着灾难的加剧,淮河人抗击自然的手段虽然不断翻新,但桀骜不驯的淮河总是每隔几年便在这一片土地上恣意妄为,泥水俱下,人畜俱灭。1950 年,毛泽东主席发出了“一定要把淮河修好”的号召,迄今已近 70 年,经过几代人的努力,淮河治理才真正初步实现了千里安澜。近年来,从国家层面上对淮河治理又有了新的理念,即从“解决安全”转变到“安全与发展并重”,让这条昔日的“害河”成为一条中国绿色生态经济带,一场深刻的变革正悄然生发于斯。

诚如一位作家所言,这一条河流承担的东西太多了,不仅仅是现实本身,还有历史的、哲学的以及某种象征意义上的。然而,多年来,文学界却缺乏对这一条河流的深度思考与文学表达。基于此,安徽省作家协会在安徽省文联的支持下,在河南、江苏两省作协的帮助下,组织了这项创作活动。

近百名作家从淮河源头河南桐柏山启程,经河南的古息国、古陈州等到安徽的涡河口、正阳关等,再转到江苏的苏北灌溉总渠、大运河水上立交等地。作家们沿河而下,重点走访了淮河两岸3省16市的重要节点地域,他们用双脚与心灵度量着这一条大河,致力于深挖淮河的历史遭际与时代境遇,力图准确书写这一条河的人文历史与当下风貌。如今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些文字便是这次活动中的部分精品集结。

行走在淮河无边的旷野中,不由得想到近百年前美国作家赛珍珠在淮北平原上写下的一句话:“只有土地是永恒的。”在这片永恒的土地上能最深切地感受到个人的渺小与局限。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的努力,但我们深知,限于时间及视野,这一次的全程走访只是一次浮光掠影的探究,并不说明我们对淮河的访问就此结束,应该说,我们才刚刚开始。如果这本书所呈现的,让你能看到一条河的风云际会,看到一条河所承载的厚重文化,看到两岸人民数代人的命运沉浮,以及人与河有形与无形的千丝万缕的联系,从中有所省悟,对于作者和编者来说则是一种欣慰。

这次采风创作活动也是安徽省文联2017年度千名文艺家“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”的一项重点工作,得到省文联党组的高度重视,党组负责同志多次过问和参与采风活动,亲临现场指导,水利部淮河水利委员会、安徽省水利规划设计院、河南省作协、江苏省作协及两省相关市县文联、作协为采访提供了便利条件,全省各市文联、作协也积极响应,踊跃参与,目前已创作长篇报告文学2部、中短篇小说8部、诗歌近百首、散文40余篇,使整个活动得以圆满完成。在此,向所有给予本次活动大力支持与无私帮助的领导、专家及作家朋友们表示衷心感谢。

本书编委会

目 录

- 桐柏:一条河流的出发 罗光成 / 1
- 息县:迁徙者的脚印 许冬林 / 23
- 淮阳:氤氲的淮水、淮风、淮香 张建春 / 38
- 鹿邑:众妙之门 储劲松 / 52
- 淮滨:七彩淮水 程保平 / 58
- 宿州:新汴河的传奇 孙明华 / 69
- 亳州:淮河咏叹调 金子龙 / 82
- 阜阳:淮水之上 张晓玲 / 98
- 蚌埠:怀洪丰碑 金萍 建华 / 123
- 淮南:淮河穿过淮南 金好 / 144
- 淮北:大平原上的奏鸣曲 王明文 / 159
- 滁州:十六万人在淮河下游画上个句号 武佩河 / 183
- 六安:佛子岭纪事 马德俊 / 203
- 盱眙:望江望水的城 李俊平 / 218
- 洪泽:大湖赋 董改正 / 230
- 淮安:淮河从来没有离开 刘政屏 / 258
- 泗洪:淮河从这里入湖 许卫国 / 274

桐柏：一条河流的出发

罗光成

桐柏的初夏，感觉比江南来得确实要晚了些。

北印度洋倒海翻江顺时针搅拌的季风洋流，挟裹跨越赤道的时序信息，掠过南中国海宝石般的锦毯，把一个热情炫亮名字叫夏的季节，向着内陆的深处，一路推展，尽情渲染。

然而，在桐柏，在淮河，时序的密码不破自译，季节的参数悄然更改。“南橘北枳”，淮河，就以这样的物候启示和哲学意象，把一条河流的个性气质，鲜明地标识于大地之上，呈现于天地之间！

翻开中华的文明词典，山阳水阴，水柔山刚，是一个民族集体的心理认知和文化体悟。那些峻岭崇山，拔地而起，顶天摩云，他们是大地的骨架、坚挺的脊梁。它们隔挡春风夏雨，阻断秋霜冬雪，在我们看来，这与它们雄性的表征是多么内外协调，多么天然偶合。而淮河，生之为水，却以水的柔情，跳出了水的框框，跳出了水与生俱来的本相，不仅要去做一条大地上流淌的河流，更要做一条山一样风骨的河流。并最终牵手秦岭，成就了作为一条河流的光荣与梦想，成为大地上用银簪划出的地理分界线！

一条河流，不论其长、其宽、其曲、其直，能以水的柔软做出山的阳刚，能让河的两岸成为时序的分野，这样的奇特与奇葩，已足以让一条河流深入人心，万古芳华！

这是一条河流思想的原点，

这是一条河流精神的抵达。

你不唱我来还唱

唱个刘秀走南阳

收了彭岑和吴汉

又收了姚期马子章

哎嗨嗨，吆嗨——

铁打的江山万年长

.....

山歌来自桐柏山下的溪谷，又好像在我们前后左右或者头顶回荡。这样的感觉，使桐柏山幻化成一只天然的立体声环绕音箱，我们听唱桐柏山歌，又仿佛与山歌一起在音箱里同频共振。几多嘶吼，几多尖利，几多激越，几多苍凉，忽而从溪谷，忽而又从我们内心，振翅而起，跋涉而行，缭绕山巅，韵漾远天。

桐柏山初夏的又一个日子，就这样被山歌唤醒，掀开了初露的晨曦。

桐柏山位于河南、湖北两省的交界处，呈西北至东南走向。西起南襄盆地东缘，东与大别山相接，绵亘百余公里，主脊北侧大多在河南省境内。气势雄伟的太白顶，是桐柏山的主峰，海拔 1140 米，有“比华山高险，竞黄山奇秀”之誉。我没有追问，更没有也无意考证桐柏山、桐柏县名字的由来。这虽然不太符合一个学者的标准或态度，但我想，有一些由来，实际上本身就没有由来，或者，即使弄清了由来，也不一定就会得到文化的审美和愉悦。从这样的理解出发，我倒更倾向于是桐树和柏树，让桐柏山有了最初的名字，并进而将“桐柏山”的范围，扩展到包括太白顶在内的周围数百公里的群山。这样的倾向，固然有我个人对事物理解的角度与方式，但更主要的，还是现实传递的启发。一株一株，一片一片，随处可见的桐树、柏树，在这五月初夏的桐柏山，沐着渐变的晨光，沙沙欢舞，青春依然。满树满枝的桐花、柏花，已是走过了又一场绚烂，但延留在枝间叶端仿佛铁心等我们而来的那些痴情的一朵两朵，完全让我们透视了他们刚刚集体演绎的盛大繁华。这我不禁多少有些感慨，或说妒羨。在我的故乡，也有一座山，史志记载，生于斯的陈翥，曾在此遍植桐树，悉心研究，并于北宋皇祐年间，撰成长达一万六千余言我国最早的一部桐学专著《桐谱》。千年岁月，流水而去。这座陈翥遍植桐树的山上，已难觅桐树的踪影；这座曾因陈翥和《桐谱》名播于世的山，名字却与陈翥或桐树毫不沾边。从这点来看，桐柏山的桐树，还有柏树，是多么幸运、幸福，而有意义。它们从很久很久以前，从盘古大禹、春秋秦

汉，一路走来，穿过大洪水、陨石雨，穿过雷鸣电闪、戈矛炮火，依旧安然无恙，依旧繁茂当年。正是它们，让桐柏山的名字成为千古不变的名副其实。试想，如果没有了这些生机依然的桐树、柏树，桐柏山的名字，会让人感到多么徒然，多么突兀，多么令人失望。这是桐柏山与它的桐树、柏树们相携相护、相得益彰的双赢，这是桐柏山成为地理奇点的生态印证。我想，也正是这样万古不易的地质生态，催生了这条以水的形态成就地理分界线的奇伟淮河，并使淮河藏之井中的源头，任凭斗转星移，只随石烂海枯。

是不是同样因为这些桐树、柏树，而有了桐柏县这样让人一听或一看就容易与桐树、柏树联系起来的县名呢？我觉得，如果是这样，当然是一种不错的取名方式或直观解析。你看那棵神树，就带着沧桑，站立在距离桐柏县城十四公里的淮源庙，又称淮渎庙或淮祠院内。桐树的树心里，长出了柏树；长出的柏树，被桐树紧紧包裹。这一站，就是千年时光。桐包柏，多么美好的意境，多么吉利的兆示！于是，富有雅士气度、人文情怀的古代中国地方朝廷命官，会给这株桐包柏附会多么美妙的故事，披上多么美丽的面纱！甚至折奏皇上，鼓吹一番圣上天象，讨好龙颜大悦，再伏乞龙恩，赐名桐柏以为县名。

何况，这株桐包柏的身侧，就是淮池，就是国家意义上淮河的正源。

在桐柏，我们走向淮河的源头。

淮河的源头有两个。

对于一条大河，源之多头并不足奇。问题是，淮河的两个源头，却都被赋予了正源的色彩。听着桐柏地方文化贤人激情满怀、由衷自豪的介绍，不由得让人对他们挚爱故乡、护爱淮源的赤诚情怀，产生了深深的敬意。

尽管，淮河两个源头之说，在我听来、看来，多少有些牵强，但我决定，还是相信。

相信太白山顶小淮井源头之说；相信小淮井潜行地下30里，在淮渎庙院形成淮池源头之说。因为，一条大河的源头，如果清爽到一览无余，毫无故事，那这条河，一定是疏离于人的思想、情感、愿望、想象，至多也不过是一道现实中流淌的长长的水。

事实上，世上的大江大河，或者，只说古中国的江、河、淮、济四渎，哪一

条江河的源头，不是曲折迷踪，甚至令人晕头转向，不知所以，而又兴奋莫名、欣然神往的呢！

还是让我们先看看淮河之源吧。

淮源庙，在桐柏县淮源镇固镇村，距桐柏县城十四五公里。一座并不古老的石桥，虹卧河上。说是河，其实也不过十来米宽，由于天旱，桥下已少见流水。这座貌不惊人水波不现的石桥，就是千里淮河第一桥！淮源庙就在离桥不远的地方。穿过淮源庙，是豁然开朗的庭院，有淮池、佳水井、锁妖井、淮河微缩景观，还有手拄石耜昂扬而立的大禹神像，以及历代皇帝名人的题词。从《禹贡》到后来的历史记载，以及民间的记忆传说或情感认同，这里的淮池，就是淮河的源头。而在确定淮河长度的时候，这方淮池，也正是国家水利部确定为淮河的零公里处。这也是从当代国家层面，也是科学层面，对淮河源头的做出的界定。淮池及淮源庙所在的淮源镇，就在桐柏山主峰太白顶北坡山麓。淮池边上一口露天的石井，名叫“佳水井”，被誉为天下第七佳水。史传唐代茶鉴赏家刘伯刍遍游天下，饮遍佳水，从江南零水、无锡惠山寺、苏州虎丘、丹阳观音寺、扬州大明寺、吴淞江水，一直到淮源之水，推出了“天下七佳”。斗转星移，千年一瞬，山川自然，消长如斯，唐时“天下七佳”，彼此风貌已不可见，但“七佳”之水，大都出身江浙，只有“一佳”在中原，在淮源，则是不争的事实。这样的分布，对于淮源，实在是无与伦比的褒奖！这是淮源历史的荣耀，这是淮水昨天的名片。只是，今日的淮源之水，与唐时的佳水，感觉已有了千年的差异。在桐柏，以及信阳、息县、淮阳、淮滨，在整个河南境内的淮河沿线，饭馆酒店里的水，泡着我从江南带来的黄山毛峰，茶汁总不再是原有的清澈，而是毫无光亮、几近墨色、缺少生意的黯黑。而改用烧开的纯净水冲泡，茶色又如江南一般生机嫣然了。我不知道唐代是否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只有冲泡淮河源头的茶叶，才是“天下第七佳水”的成色。但我想，从来一方水土一方人，那么一方水土一方茶，也是极有可能的，或者就是淮河本身地理分界的内涵，以“南橘北枳”的态度和功力，有意使南方的名茶在淮河的源头来一次黯然失色。这样看来，所谓“佳水”，也未必天下千佳一面，而是各具风味，各具个性，各守其位，各展其能，共同构成天下佳水鲜明丰富的色彩内涵和清甘风貌。我没有用淮之佳水冲泡桐柏山的名茶，但我估计这与冲泡我的黄山毛峰肯定不是一个色泽。如果依此

走
淮
河

理，那徽州之水也不一定就能冲泡出桐柏山的好茶来。访一访度娘，果然，茶水茶水，每一种茶叶，都有一种最为对应的佳水。这样的茶与这样的水相逢，茶，才是好茶；水，也才是佳水。如果是两个有情之人呢？那就叫金玉良缘了。

与淮源池正对的，是桐柏山主峰太白顶，这是淮河的又一个源头，并且同样曾经是国家层面意义的源头。明清时期，黄河夺淮入海，占据淮河水道，淮河从“走千走万不如淮河两岸”的上古佳水，渐变为一时常失去理性的疯河。乾隆沿袭大禹疏导之法，两次派人重新勘测淮河源头。时任河南巡抚的毕沅，亲自带领人马，从淮源庙出发，多方寻迹，四处觅踪，沿桐柏山而上，终于在主峰太白顶，发现了一汪甘泉，并推测这汪清泉从这高高的太白顶，潜行地下30里，从山下淮源庙后的淮池涌出地表，最终成为看得见的淮河。乾隆对这个勘测结果十分满意，亲自认定太白顶的这汪清泉为淮河正源，并逐渐被民间赋予了它一个好听的名字：小淮井。

其实，这样的勘探和认定，在科学技术不甚发达的古代，要想具有十分确定的意义，是很难达到的。更多的是一种追根寻源的精神，以及古代中国从最高统治者到各级官吏，对于河流、对于化解水害的重视程度和心理态度。对太白山顶淮河正源的认定，是一种至高至远而为源的直观理解，也是中华古文化中神秘主义的参与阐释。自诩为天子的最高统治者，宣称皇权天授，龙是他们的本相，而龙的本身，就是一种神秘莫测、不可近观、见首不见尾的神物。太白山顶这汪无关旱涝、常年如斯的清泉，潜行地下三十里，涌出地面为河源，实在是太符合作为统治者龙性心理的外在呈现了。而这时，这汪清泉是否真的潜行相通山下的淮池，或说淮池之水是否真的就是这汪清泉所浸出，在皇权的思想体系里，在民间的文化情结中，已变得不甚重要。毕竟，古代中国的文化，在科学精神面前，浪漫、美妙、奇幻、神秘、想象、唯上的成分，在多数时候，还占着绝对程度的上风。

在桐柏，在淮河的源头探访，让我感到淮河之大之壮者，除了淮河本身河的特质之外，作为一条河流，它的人文深度和厚重，它的民间立场与亲和，不说唯一，但一定是其他很多河流难以相媲的。

淮河，流淌在民间，欢乐在民间，忧伤在民间，故事在民间，更重要的是，

它的源头,也在民间。

长江的源头,是纵横数百里的冷峻冰川;黄河的源头,是茫无际涯的草地沼泽。这样的源头,远离人间,远离烟火,也就缺少了一条河流从一开始就与人类耳鬓厮磨、纠缠不断、爱恨交加、难舍难分的情绪波澜。

而在桐柏,在淮河的源头,稍不留意,就会不由自主溯着淮河的流水,走进淮河远古的往事,然后与淮河之水一起,再一路走回眼前。这是一条大河的出处,这是一条大河的精神归宿。

在很多的时候,对于神话,我们都是有意无意把它与现实完全分离,与我们笔下的纯文学分离,我们总是试图以一种更加现实而科学的精神,来解析这个世界。在桐柏,在淮河的源头,我也一直想秉持这样的立场,将神话、将传说,清除排斥在我的文字之外,力图让我的作品更加生活、更加现实、更加准确、更加科学。可这样的立场,在我逐渐走进淮河、感悟淮河、思考淮河的过程或时间中,却不得不逐渐动摇起来。因为,那些远古的神话,那些美丽的传说,仿佛早已融化进淮河的源头,仿佛早已流淌在淮河源头的市井百姓的基因里,并渐至让我顿悟:淮源的神话传说和淮源的市井民众,他们已构成淮河生活和精神文化的共同体。对于淮河源头的,对于桐柏,剔除了那些关于淮河的神话传说,淮源、淮河的上游,乃至整条淮河,在精神层面将黯然失色,或说无家可归、毫无意义。

神话与传说的丰富与久远,正是淮河之源有别于其他江河之源的根本特征,正是淮河渗透人性的独特呈现。

于是,不能不说盘古,不能不说大禹。在桐柏山区,盘古文化遗迹随处可见,盘古遗风遗俗代传不迭。上古之时,人类的童年,没有文字,没有记载,有的只是记忆,有的只是铭刻骨髓的灵魂基因,有的只是口口相传的历史来路。如同《圣经》创世大洪水的诺亚方舟,在桐柏,同样有盘古石狮肚里躲灾难的文化流承。盘古开天辟地,兄妹两人住在树枝与茅草搭造的茅庵里,妖怪野兽时常来袭。盘古兄妹做成一只大石狮子,放在桐柏山顶,还把这座山叫作了石狮子山。有了雄狮镇守,妖怪野兽再也不敢来侵扰啦。一天,石狮子忽然张口对盘古说:“盘古啊,从今天起,你每天往我嘴里放一个馍,可不能忘了啊!”很快,七七四十九天过去,盘古已往石狮嘴里放了七七四十九个馍。这天,石狮又张口说话了:“盘古啊,从现在起,别再放馍了,你

每天看我的眼睛，看到我的眼睛发红，你就赶快叫上你的妹妹，躲进我的肚子里。”不久，石狮子的眼睛果然红了，盘古立即拖上妹妹，石狮大口一张，把盘古兄妹吞进肚里。闪电将天幕撕裂，大雨狂泻如倾，大地上的水，一寸一寸，一尺一尺，一丈一丈，涨上了树梢，淹没了山顶，只有石狮浮在水上，随着水涨，就要挨到天上了。直到七七四十九天，盘古兄妹在石狮肚里吃完四十九个馍，大雨才停歇，洪水才消退，盘古兄妹因此躲过了这场大洪水的劫难。

盘古的神话，为什么独在桐柏如此深厚，独在淮源如此流传？如果考量淮河的历史，我们便不难发现，这一点也不值得奇怪。淮河的形成可以上溯到百万年之前。可以说，淮河之水，见证了真正意义上的人类，从最初的弱小被动到今天的强势主宰。其实，每一条直奔大海的江河，几乎都在史前时期形成。长江形成已有 2300 万年，黄河形成已有 60 万年。生命与水的特有关联，使这些直达大海的江河，无不成为人类最初的生命之源，也无不成为人类最初朦胧岁月欢欣、惊恐、愤怒、迷惘、成功、失望等精神情绪体验最初的“在水一方”。事实上，每一条直奔大海的江河，都有自己宏大的历史叙事和精神气质，长江、黄河也不例外。长江有巫山神女，黄河有中流砥柱。但在长江、黄河的源头，却怎么也难以找到类似淮河源头的人文故事篇章。

对于源头莫测的江河，龙的神话、龙的符号，便成为唯一的精神文化想象与表达。古远时候，大地干裂，妖魔魍魉到处放火，又将“厉火”种入人心，纵使人民互相作恶，人间遍地苦难。天上青黄二龙，下界除妖，把良心种入人心，与魍魉搏击相斗。魍魉见大势已去，不甘失败，召集手下众妖，排成两条不见首尾的火龙阵，向着青黄二龙，滚烧而来，所到之处，万物化为焦土。青黄二龙，不顾自身安危，化为青黄两条冰凉大河，分别迎向两大火龙。水火相遇，浪烟腾天。鏖战七天七夜，终将火龙灭熄在地。青黄二龙也元气耗尽，渐渐嵌入地下，化为黄河，化为长江。

这就是关于长江、黄河起源的传说。而关于淮河的起源，为什么没有这样类似的故事？我以为，这正是长江、黄河与淮河精神气质不同之缘由。长江、黄河的源头，一个冰川纵横，一个沼泽密布，千里不见人烟。这样的长江之源、黄河之源，所有的故事，只能与可想而不可见、说有而其实无的人类心理的综合符号“龙”联系在一起。也只有“龙”这种见首不见尾的神物，才能够对应源头莫测的长江、黄河的形象气韵。而淮河，还需要这样的“龙”之传

说吗？它的源头就在那里，就在太白山顶的一口泉井里，就在太白山下淮源庙的淮池里，就在那里毫不隐饰地与人相遇、相看和相悦。这样一条源于民间，整个流淌在民间，喜怒哀乐与民生紧密相连的河流，其文化精神充满人间烟火，充满人本精神，也就是再自然不过的了。淮河源头的盘古神话，本质就是充满人间烟火的人本文化——盘古是人，是开天辟地的巨人，而不是可想不可见的“龙”；盘古吃的是馍，是淮河源头桐柏先民直至今天最常见也是最必需的食粮，而不是风，不是露，盘古更不是无须饮食的天神；盘古躺在石狮肚里躲过天下洪水，是地球往事中洪水泛滥灭绝一切生灵的惨痛，在人类记忆细胞刻留的不甚明晰甚感漫漶的可能或误读的影像。而石狮还是木舟更加切合故事，已不再是关乎淮河之源文化的本质。诚然，盘古的开天辟地，作为中华民族共同的文化遗产，可以适应任何地域、民族的讲述，但盘古死后，“血为淮渎”，则使盘古文化成为淮河岁月文明独具的开端。这样的开端，使淮河不仅呈现出平旷、融合、广博、粗犷的自然属性，而且将一种开拓创新、自我牺牲的盘古精神，植入了淮河之源，植入了桐柏人民和淮河两岸生民的心里。

当淮河从源头开始，就是一条扎根人间、饱含烟火的河流，也就注定了它与民生的休戚相关，注定了生民与它的水乳交融，同时也必然注定了在生产力和科学技术极不发达的古代，上至最高统治者，下至百姓苍生，对一条河流敬畏文化的发起与推动。

祭淮，就是这种敬畏文化的典型形式与最高呈现。

在中国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，历朝历代，从没停止过对淮河的祭祀。

最早关于祭淮的记载，见于《礼记·周官》：“祭天下名山大川。”其中就包括祭祀大川之一的淮河。而且要以诸侯的地位对其祭祀，可见淮河当时地位的重要。《史记·封禅书》还对设祭标准做了详细记载：“春以脯酒为岁祀，其牲用牛、犊各一，牢具圭币各一。”《汉书·郊祀志》载：“五岳、四渎皆有常理……淮于平氏（在桐柏县西）……皆使者持节侍祀。”

当一条河流，在中国有史以来如此多、如此有分量的典籍里，给予如此多、如此有分量的祭祀记载与描述，这条河流的地位和荣耀，已是其他许许

多多的河流，难以望其项背的了。

让我们仅以明清为例，略探历代祭淮的隆重吧。

据《桐柏县志》记载，明清两朝派大臣祭淮的次数，计达六十一次，其中明代三十六次，清代从顺治（1644年）到乾隆（1795年）年间二十五次。明洪武三年（1370年），朱元璋下“定各神号诏”，封淮渎为“东渎大淮之神”。明洪武十年（1377年），朱元璋派他少时伙伴，与他一起打天下的开国元勋中山侯汤和，代表他亲自祭淮。清朝前期的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等，对淮河尤为看重。康熙三十三年（1695年），亲书“灵渎安澜”匾额，赠淮渎庙祭淮。雍正八年（1730年），亲书“惠济河槽”匾额致祭。乾隆五十年（1785年），淮河大旱，乾隆先后派河南布政使江兰、河南巡抚毕沅，来桐柏祭淮祈雨，并令他们亲自勘探淮河源头的，以期从根本上疏导洪水，利益天下。此后，乾隆还亲自撰写了一篇《淮渎神庙碑记》：

“淮渎发源桐柏山……立庙享祀久矣”“盖治水者先疏其源，而后可以达其流，此古今不易之理也”“命豫省藩臣江兰虔往渎祠致祷，寻导初源”“复命抚臣毕沅，亲遍推勘，由桐柏山麓迤邐南上十六七里，至中峰胎簪山，见水一潭，询土人，指为淮池。复延缘细径而上十余里，始至山顶”“旁洼渊映泉出石间，为之汰除沙砾，则发洪喷涌，汲取无竭”“于是，‘导淮自桐柏’之言益信，而《水经注》所云淮水出胎簪山潜流复出者亦印证悉合，是以淮渎真源也已”“潜源既昭，光景斯焕，爰命发帑修神庙，以扬答嘉祉祠”“夫以长淮为川泽之灵”“予以求精确，不憚再三，必致其诚”“百川于是效顺，万民于是蒙福”“庙修于五十一年四月，告成于五十三年五月。守臣以碑记请，爰系颠末，俾刻石以光昭祀典云。乾隆五十八年，时在己酉夏日御笔”。

乾隆的这篇《淮渎神庙碑记》，书印在淮源庙进门的侧墙上。立在这篇“碑记”前，心中默念，一时竟有了时空穿越的感觉。两百多年前的时光，以文字的方式将当年的情境瞬间还原在我们面前，如此生动，如此鲜活。封建帝王，虽不敢揣度其究竟真有多少民本精神、民生情怀，但在自我欲其所欲的前提下，不愿自己“家天下”的山川遭受破坏，不愿自己的生民因困苦不堪而揭竿，理应也是他们内心的祈愿，更是他们保住自己的家天下，世袭永芳的必须。在这篇“碑记”里，康熙首先说明淮河源桐柏山，淮河庙已存在很久了。并说明自己认为治水必须先弄清源头，这是古今不变的道理。再说

明先后派两位抚臣亲自勘探,通过走、看、问,在胎簪山(即太白山)顶,发现了汲取不竭的洼泉,由此更加相信了“导淮自桐柏”及淮河之源出于太白山。并觉得找到河水的真正源头了。再以找到淮河真正源头为借口,拨放国库银两,重修淮渎庙,并将淮河提高到“川泽之灵”的地位。最后注明修庙于何时,完工于何时,之所以亲自动笔写这篇碑文,皆因“守臣以碑记请”,于是就在某年某日动笔写下了。

在古代,祭山祭水,是国家仪式或官府文化的一部分。在淮源庙乾隆亲笔撰写的碑记前,我静静而久久地沉想。一条河流,会因为立一座庙、建一座祠,就真的会保证皇帝出巡平安、天下丰稔、“百川于是效顺,万民于是蒙福”吗?皇帝真的就是天子,玉言金口,一个“灵渎安澜”,一个“惠济河槽”,一篇亲自撰写的“碑记”,就可以令山河听令、万物重生吗?当然不是!皇帝自己,料也不会自以为是。但几乎所有的历代皇帝,特别是在历史上看来稍有作为的皇帝,为什么都喜欢以这样的面貌,出现在民众面前呢?那么,既然不是皇帝自以为是,那是不是他们弱智呢?答案更是否定的。即使一个皇帝的才智不过中人,但凭借皇权建立起来的国家智囊团队,也会让他不过中人的才智,在黎民百姓的眼里凸显成高盖人间、高不可攀来。不禁想起战国时期魏国的西门豹,这位敢于挑战世俗、迎战神灵的邺令。西门豹把巫婆扔进河里,让巫婆亲自去与河伯即河神成亲,曾让少时学子的我们读之拍手称快,忍俊不禁。可为什么这样坚持真理的举动和坚持的真理,不能让后人效仿,不能让后人坚持,更影响或阻挡不了历朝历代皇权对河神的信仰、敬畏、膜拜和祭祀呢?在桐柏,在淮池,在淮源庙,我的心紧紧纠结,试图解开这不仅关乎淮河之源,而似乎与天下大河都相关相连的问题。我想,首先是自然的强大在人的心灵的屏幕上投下巨大的暗影,让人在大自然面前变得如此被动,如此渺小,如此不堪一击,从而让人的内心自卑丛生,莫知所以。在生产力发展水平极端低下的往古,在漫长的收成靠天的农业社会,所有的一切,都要看天的眼色,看水的态度。鸡犬相闻、黄发垂髫、房舍俨然、乐在其中的村庄,阡陌交通、麦穗金黄、瓜果飘香、丰收在望的原野,几日暴雨,一场山洪,河水决堤而出,千里一片汪洋。谁也没有能力叫停天上肆虐的暴雨、地上汹涌的山洪,谁也没有能力救赎淹没的家园、吞没的果实。人们只盼着老天睁一睁眼,把雨下到别处;人们只心想河水别到处泛滥,不要毁灭

走
淮
河